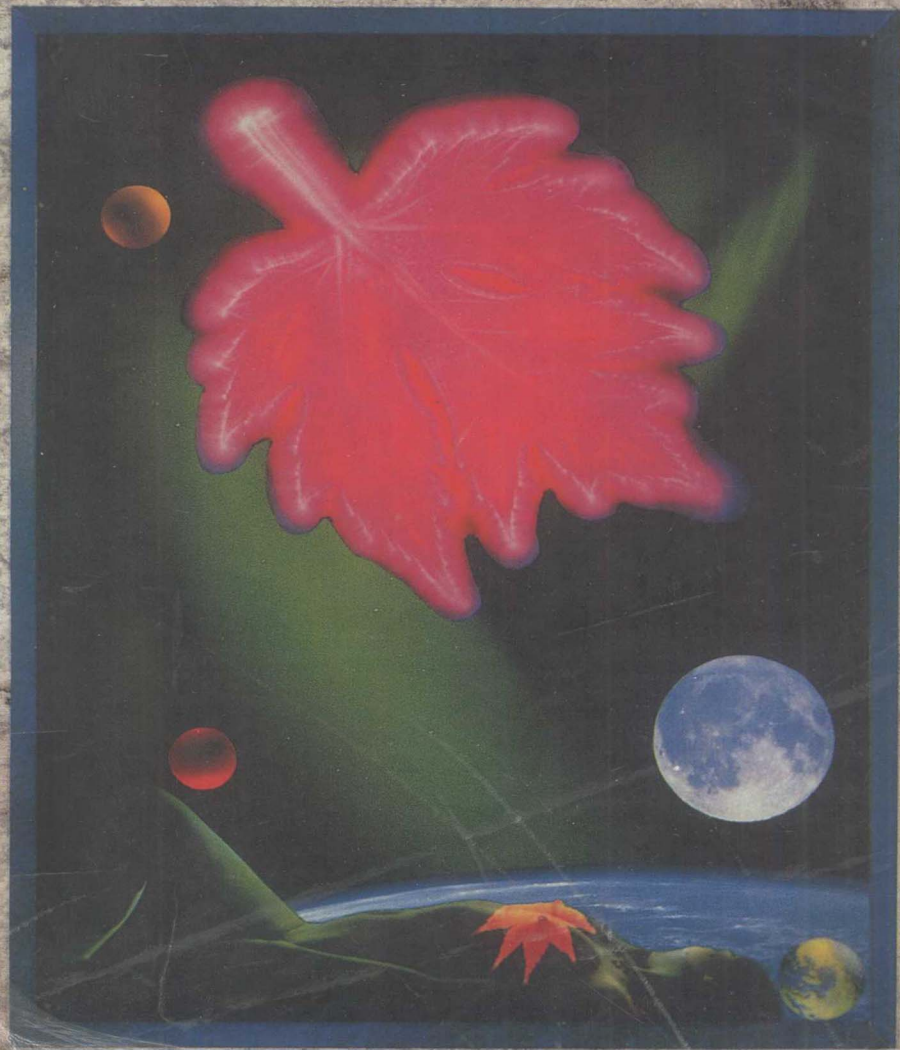


愛情綫

都市迷幻
系列丛书



●富家千金浪漫情 ●采购服务爱情线



(台灣) 伊人 著

愛情綫

爱

情

线

(台湾) 伊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迷幻丛书/伊人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1---ISBN 7-80088-741-3

I.都… II.伊… III.言情小说: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丛书 IV.I247.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20990号

都市迷幻丛书

爱情线

〔台湾〕伊人 著

责任编辑:冯义龙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7000册 定价:68.80元(八册软精装)

ISBN 7-80088-741-3/1·82

薛曼萍坐在镜子前，犹豫着到底要把头发留长？还是让她的发型设计师江东再轻轻松松地赚个一千块钱？

江东说她应该留短发，而每回她经过丽新服饰店时，橱窗中的那件华丽黑色蕾丝洋装也好似在对她大叫：“把我带回家！”

“萍萍。”

大家都这么叫她。

她有一头俏丽的短发，盖在额头上的刘海及散布在脸颊、鼻梁上的雀斑，使她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虽然短发使她显得太年轻，但是可以让她有机会

展示精心收藏的耳环——此刻，如果不是戴着一对大白色圆形耳环，她看来简直就像个小孩。

她小小的瓜子脸上，有着细致而看似倔强的下巴。

而深邃的眼眸镶在小巧的脸上，则使眼睛显得更大清亮。

从客厅传来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她对发型的苦思，她跳起来奔向客厅。

她的公寓铺满桃红色长毛地毯，看起来柔软且温馨。

“喂，我是萍萍。”她说。

不知是业务电话或是私人电话？自从在工商登记簿上刊登购物服务的广告、在家办公之后，家里的电话便异常忙碌起来。

“我看了你在报上的广告。”

话筒中传来一个低沉而有磁性的男声。

她微微一笑。

男人是好顾客，他们不像女人那么挑剔。

如果打来的是忙碌的生意人，那么通常是要她为

他们的母亲、妻子或女性员工挑选礼物；年轻一点的男人，似乎都比较喜欢自己选购礼物。

她也曾帮一些人打点他们公寓住所的家具用品。

萍萍很快便发现，一个专业购物者所做的，并不仅仅是采购而已。

她入行三年以来，从为彷徨的恋人提供意见，到帮助新人筹备婚礼等等，她全都做过。

而且，她充分享受着每一分钟的工作乐趣。

“噢，我能为您效劳吗？”

“我在布置一间办公室，需要张办公桌，”他单刀直入地说。

男人就是这样，直接切入主题。

而萍萍心里已在盘算着，布置一间办公室，需要的可比办公桌还多了，也许他尚未明了这一点。

他还需要椅子、档案柜，或者一张地毯及台灯，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

“我才刚刚到这城市来，而且很忙。你能不能帮我弄到一张？”

“当然可以。”

我能不能到你的办公室，看看需要的是哪种桌子？”她心中又加了一句：

并且看看你还需要什么，可怜的迷路羔羊！

“那很好。我在仁爱路十三号。你知道这儿吗？”

在这里住了三年，萍萍对南澳可说是十分熟悉。

因此她感到有点意外，因为那个地址并不在商业区中，而在北部城郊的中等阶层住宅区。

“是的，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方便见我？”

“愈快愈好。”

萍萍看着腕上的卡地亚手表，那是父亲送她的毕业礼物。

“我十五分钟内可以到。”

“很好。我在这儿等你。”

“我应该找谁呢？”

“傅明海。我会帮你开门。”

“好，我马上到。”

她有点纳闷地挂上电话。

在仁爱路布置办公室，似乎有点奇怪。

不过，那是傅明海的事。

也许那个地方将渐渐形成一个商业区吧！

一张豪华的桌子，价钱可能从五百美元至天文数字，这得视办公室豪华程度而定，也许她能赚到一笔可观的两万台币，出门前她又照了下镜子。

傅明海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年轻人。

应该不会介意她的穿着。

牛仔裤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可说是通行无阻，而且她身上穿的蓝色毛衣，看起来也颇有价值感。

反正她也不是律师或商业顾问，不必令人印象深刻。

再说，若要逛几个小时的街，最好穿得舒服点。

看到她的小货车，总是令她精神为之一振。

车身上漆着“让萍萍为您包办一切——个人购物服务”的字眼，每当她开着车子到处跑，便可顺便打广告。

一般而言，如果采购的物品体积不是太大的话，她都会亲自给客户送去。

她驾车行经熟悉的街道。

南澳位于台湾东北部，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当她从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时，曾以为她会在某个大城市的某间诊所工作。

那曾经是个梦想。

因为在这个市里，好像有一半的学生主修社会学，她共寄出五十份应征函，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虽然她很用功，但并不是优等生。

在大学里，有太多令人分心的事。

她参加过蓝球队及辩论社，当然，也得到充分的社交经验。

不过，社会学也并不完全如她先前所想象的。

她曾天真地以为，社会机构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工作，应该会 and 人群有所接触，而萍萍喜欢与人群为伍。

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其他社会学者的工作上。

在尚未找到工作时，她父亲曾建议她再选修一些其他的科目；或者是跟他回家，当他的秘书。

但萍萍一并回绝掉了。

她既不想回家住，亦不愿当秘书。

她想过自己的生活。

她知道年轻人如果在家里，会一直被视为小孩。

她该独立了。

父亲后来了解了她的坚持，便送她这辆小货车，以及一笔足够支撑数个月的生活费。

她以前就常到南澳来探访她的祖父母。

而在她母亲去世后，她还曾搬来和他们住了两年。

在丧母的悲恸平复后，与祖母同住的日子，成了她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祖母待她像女儿一般，而且比萍萍的母亲更关心她的课业及交友状况。

她并没有责怪她母亲的意思。

她母亲的生活很忙碌，除了照顾一栋大宅子外，还得陪着当律师的父亲出席重要宴会或旅行洽谈。

如今，她的祖父母均已相继去世，但她一直都与高中时的同学保持联系，同时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南澳大得足以拥有戏院，甚至艺廊等公共设施。

而当萍萍发现此地尚未专业的采购者时，她便投入此行业。

逛街购物是她最拿手的。

车子往北走着，街道两旁矗立着一排排巨大的老树，郁金香及水仙花四处盛开着，增添了一股春天的气息。

她转入仁爱路，放慢车速看着门牌号码。

十三号，一个不吉利的号码，如果你迷信的话。

那是栋小小的，白色铝边的房子，两层楼高，看不出有什么商业讯息。

她把车子停在一条碎石子路上，带着怀疑的心态，向大门走去。

这会是什么样的办公室？很明显的，她抽取大笔佣金的梦想大概泡汤了。

不过在车道上停着的昂贵跑车，让她还抱着一丝

希望。

她到达门口时，门正好开了，一个男人出来招呼她。

“你是购物服务那儿派来的人吗？”

“是的，”她笑着说，至少她走对了地方。

“我是萍萍。”

她步上台阶。

这个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颇有书卷气的年轻男子与她握手寒暄，对于她轻便的打扮，似乎颇感意外。

“我是傅明海，就是打电话给你的人。办公室就在这里。”

他的步伐像运动员般的矫捷。

而他也跟她一样，穿着运动鞋及牛仔裤，这使他看起来不像生意人，只有他身上那件手工做的天蓝色衬衫，稍微显示出他的身份。

而他的头发是成熟的青色，浓密而微卷。

一只皮箱、几个散落着纸张的纸箱以及一些公事包随意搁置其间的起居室，就是他计划用来做为办公

室的地方。

他用一块门板架在两堆砖块上，形成一张办公室，紧靠在一面墙上。

“桌上”有两台电脑、印表机及一些放磁片用的塑胶盒。

一个箱子被他拿来当做椅子，放在其中一台电脑终端机前。

可想而知，他坐在上头一定很不舒服。

电脑开着，荧幕上显示着一大串数字。

“这里将会成为我的办公室。”

他略带骄傲地告诉萍萍。

当他拿下眼镜，她看到他的双眼是动人心弦的闪亮。

他脸上有着一股刚毅之气，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配上一个坚挺的鼻梁及方正的下巴。

“眼睛好累，”

他边揉眼睛边解释摘下眼镜的举动。

“我一直在加班。”

听起来，这至少肯定了某些事——如果他有很多工作，相对的，他必定也相当有钱。”

“那么，你当然想要一套舒适的桌椅。”

她看着砖块及门板，笑着说：“你想把办公室装潢成什么风格？考虑过时髦的装潢吗？”

他眨眨眼，吃惊地问：“你是室内设计师吗？”

“不，我是专业的采购。”

“噢，很好。你让我担心了一下子。我负担不起精致的用品费。”

他笑的时候很可爱，一边的嘴角稍稍牵动，看起来不但年轻了十岁，而且也帅多了。

“我只要一张好的、结实的桌子，坚固得可以支撑我的电脑就可以了。我已经量过所需要的尺寸。长度大约一百八十公分，宽度大概要一百五十公分之间。”

“有其他的要求吗？比方是要金属或木头的——”

“不要金属的。因为印表机一动，桌子也会跟着嘎嘎作响。我满喜欢橡木。噢，还有就是价格不要超过两万块钱。”

萍萍回过头看着他，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

“作梦吧，”

她直言不讳。

一张这种尺寸的桌子可是所费不貲！

“一张比平常尺寸大的橡木桌，少说也得好十几万元。”

“那么贵！”

他的手来来回回地摸摸下巴，考虑着：“嗯，我想，我顶多可以接受四万元。”

四万元美金依然不够买张类似的新桌子，但萍萍已开始为傅明海感到难过。

他衬衫口袋里那枝廉价的原子笔，显示出他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可行。

“你介意用中古桌子吗？”她问。

“不介意。事实上，我喜欢有历史的东西，而且它们往往比较耐用。”

“那就这么办。我会到附近的中古家具店逛逛。

如果有把椅子，你是不是会比较舒服点？而且，你还需要些档案柜来装文件。”

她看向地板上那些零乱的档案。

“我还无法负担那些装饰品。目前只要一张桌子就好了。”

萍萍从没想过办公椅子和档案柜竟会是装饰品，但她并不想令他难堪。

“好吧，那我走了。”

“还有一件事，”他有点难以开口。

“你……收费多少？薛……”

“萍萍，我叫萍萍。我按价格的百分之五收费。”

他点点头。

“就你所做的而言，那并不算多。”

“是啊。我认识城里所有的商人，而且因为我买得很多，我通常拿的都是批发价。但我以零售价向客户收费，可以赚点价差。”

不过，对二手家具而言，她可不认为会有什么好的价钱。